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元 好 問 詩

夏 敬 觀 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選註者 夏敬觀
主編者 王雲五

學 生 國
叢 書

元

好

問

詩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導言

元好問集中論詩的處所最多，他所論亦極爲精當，他論詩絕句三十首，係丁丑歲在三鄉時所作，那時他不過二十八歲，自漢魏以至北宋，凡屬大家，他皆有一種評判，雖是他少年的見解，有未見到的處所，但是他根底之厚，成就之早，可見一斑。

他於魏晉劉宋取曹植劉楨阮籍劉琨陶潛謝靈運，於唐取陳子昂杜甫元結韓愈柳宗元李商隱，於宋取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蘇軾，而其晚年則極取陶謝杜柳，加以韋應物白居易，我如今將他集中論詩的結晶所在，一一揭出如下。

別李周卿詩云，「古詩十九首，建安六七子，中間陶與謝，下逮韋柳止。」建安是一派，陶章是一派，謝柳是一派，他論詩絕句云，「曹劉坐嘯虎生風，四海無人角兩雄，可惜并州劉越石，不教橫槊建安中。」謝客風容映古今，發源誰似柳州深，朱紱一拂遺音在，卻是當年寂寞心。」自題中州集後云，「羈下曹劉氣儘豪，江東諸謝韻尤高，若從華實評詩品，未便吳儂得錦袍。」建安陶謝，鑄冶融合，惟杜甫能之。

好問於杜詩致力極深，故能探源而並論，其論杜甫云：「排比鋪張特一途，藩籬如此亦區區，少陵自有遠城壁，爭奈微之識碣砮。」眼處心生句有神，暗中摸索總非真，畫圖臨出秦川景，親到長安有幾人。」他論杜詩，固有特見，是能脫去腔殼而探其精華的，但他學杜的處所，仍不免落套，實是眼高手低，我這他這類詩，凡是杜殼子，均不入選。

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云：「今古幾詩人，擾擾劇毛粟，吾愛陶與韋，冷然叩冰玉。」又云「愚軒具詩眼，論文貴天然，頗怪今詩人，雕鏤窮歲年，君看陶集中，飲酒與歸田，此翁豈作詩，真寫胸中天，天然對雕飾，真贗殊相懸。」論詩絕句云：「一語天然萬古新，豪華落盡見真淳，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嘗淵明是晉人。」觀他論陶的詩，我覺著他在三派中，比較的趨向在陶詩的方面，多著幾分。陶詩的真脈，直接傳與白居易，居易能脫去模仿，比韋爲優，故他晚年又極致力於白詩，感興詩云：「詩印高提教外禪，幾人針芥得心傳，并州未是風流域，五百年中一樂天。」廓達靈光見太初，眼中無復野狐書，詩家闢振知多少，一輪拈來便有餘。」與張仲傑郎中論文云：「工文與工詩，大似國手棋，國手雖漫應，一着存一機，不從著著看，何異管中窺，文須字字作，亦要字字讀，咀嚼有餘味，百過良未足，功夫到方圓，言語通眷屬，

只許夔與騷，聞絃知雅曲。」看他這些透闢的議論，他這把鑰匙，直是白居易給他的。

「文須字字作，亦要字字讀。」這兩句話，便是造意造辭要生，而生意生辭，要鍊之使熟，這個訣竅，第一個發明家便是杜甫，杜甫這種手段，是從陶謝得來，其後孟郊便純用這個方法，昌明而廣大之，宋人中如陳師道亦頗得力於此，他論詩絕句，薄視孟郊，鄙夷陳師道，是他少年的議論，足見他晚年是不持此論的，「功夫到方圓，言語通眷屬。」這兩句話是白居易的確評，所謂字字讀的功夫，更深過幾層，所以古人晦澀的處所，他極不取，這又與他原來不喜孟郊，不喜陳師道的觀念，不相矛盾，總之孟郊白居易成功雖兩樣，致力的方式，卻是一樣，方式他是不能反對的，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，記他為人改詩的一則，最有趣味，我將這一段錄載，便可見著他字字作字字讀的功夫，「張橋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，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，才名如此豈長貧，元改倘來爲逼人，此爲子，又云，半篙溪水夜來雨，一樹早梅何處春，元曰佳則佳矣，而有未安，既曰一樹，烏得爲何處，不如通作一句，改一樹爲幾點，壬辰北渡寄遺山詩，萬里相逢真是夢，百年垂老更何鄉，元改里爲死，垂爲歸，如光弼臨軍，旗幟不易，一號令之，而百倍精采，」看他所改幾字，是不是字字作字字讀的功夫，陳師道的作詩的方式，有兩樣嗎。

他同時的李冶，稱其「律切精深，有豪放邁往之氣，樂府則清雄頓挫，用俗爲雅，變故作新，得前輩不傳之妙。」郝經亦稱其「歌謠跌宕，挾幽并之氣，高視一世，以五言雅爲正，出奇於長句雜言。」他這類的豪放跌宕，實無足取，亦是由學杜不善，得來的病。杜甫得建安一派的氣習，在元氣渾淪，而不在淋漓浩瀚，他杜詩學引中所稱道的淋漓浩瀚，亦是硤硤，故我謂他學杜的功夫，未嘗得著多少益處，而害卻受了不少，倒不如學白的功夫，送了一把鑰匙給他。清代乾嘉間，遺山集最爲盛行，於是人人從遺山集中，尋杜甫的生活，無不間接受害，故我作這篇導言，標明其好處，亦不容不直揭其壞處，以免看清詩的人，又間接尋元好問的生活不著。

他的著作，如金源君臣言行錄，未成書，杜詩學一卷，東坡詩雅三卷，錦機一卷，詩文自警十卷，東坡樂府集選，南冠錄，千秋錄，壬辰雜編，均不著卷數，今皆無傳本，唐詩鼓吹，非其所選，今所傳者，惟中州集十卷，遺山集四十卷，中州樂府一卷，遺山樂府三卷，續夷堅志二卷，墓銘稱中州集百餘卷，恐誤，又稱其詩至五千五百餘篇，碑銘至百餘首，今所傳四十卷本，詩僅一千三百四十首，則所存者祇得五分之一，我共選了他一百八十九首，他的年譜，共有三種，一翁方綱作，一施國祁作，張程校，一凌廷堪作，蘇簡不同，其中亦不免誤處，我參校三譜，擇要刪錄，略有訂正。

年譜

先生姓元氏，系出拓跋魏，名好問，字裕之，號遺山，太原秀容人。

按元史郝經張德輝等傳，亦稱元裕，趙復等傳，又稱元好問，是入元後，先生或曾改名裕，本集自注云，余家自五代以後，自汝州遷平定，宋末又自平定遷於忻，按宋史地理志，忻州縣二，秀容，定襄，金史地理志訛忻爲祈。

曾祖父春，忠顯校尉，隰州團練使，祖父滋善，儒林郎，銅山府君，贈朝列大夫，父格，顯武將軍，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，兼行隴城縣令，騎都尉，河南縣開國男，食邑三百戶，母河南縣太君張氏，本生父，字德明，贈中順大夫，著有東巖集三卷，母河南郡太君王氏。

按先生本生父，名逸無考，金史以德明爲名，非是，先生祖輩名，皆用滋字，叔祖滋善，族祖滋新，父輩皆單名，字皆用德字，父格，叔父升，升字德清，則德明爲字無疑，兄弟輩皆用好字，字皆用之字，兄好謙，字益之，好古，字敏之，子姪輩皆用手旁字，子名撫，名振，名摠，姪名摠，此皆見諸本集詩文及墓銘。

中者，班班可考也，集中又有稱姪一飛者，當是擗之字，又有稱姪孫伯安者，其名無考。

娶同郡戶部尚書張林卿女，續娶臨清樵貨司提舉毛飛卿女，子長撫，字叔儀，小名阿千，次振，字叔開，小名寧兒，次摠，字叔綱，小名阿中，女長真，嫁程思溫，字端甫，外孫直簡，又有稱程孫鐵安，程孫仲卿者，疑爲直與簡之字，次嚴，女冠，詔爲宮教，號浯溪真隱，次珍，小名阿秀，早卒，次叔閑，嫁翟國才，次名無考，嫁翟繼祖。

按蔣子正山房隨筆載其妹爲女冠，乃誤以女爲妹也，本集爲第四女配堦，祭家廟文云，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堦，郝經陵川集本墓銘，亦云次適張某，此云翟國材，乃據大德碑本也。

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 是歲爲宋光宗紹熙元年

先生生，七月，卽出繼叔父格。

明昌四年癸丑

始讀書。

明昌五年甲寅

從父格官掖縣，嘗過濟南。

明昌六年乙卯 是歲宋寧宗慶元元年

承安元年丙辰

七歲，能詩，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，本集南冠引云，八歲學作詩，

承安五年庚申

十一歲，從父格官冀州，學士路鐸教之爲文。

按路鐸，字宣叔，冀州人，有虛州居士集，金史有傳，貞祐初，自臺諫出爲孟州防禦使，城陷，投沁水死。

泰和元年辛酉 是歲宋寧宗嘉泰元年

泰和三年癸亥

十四歲，隨父格官陵川，從郝天挺學。

按郝天挺，字晉卿，金史入隱逸傳，亦見元史郝經傳，經之祖父，先生墓銘，爲經所撰，經著有陵川集，

元史又有一郝天挺，字繼先，受業於先生，時先後有二郝天挺，一爲先生之師，一爲先生之弟。

泰和五年乙丑 是歲宋寧宗開禧元年

十六歲，赴試并州，本生父德明卒。

按中州集云，先人捐館後十年，好問避兵南渡，游道日廣，世始知有元東巖詩，合之與聰上人書，甲戌歲南渡河，年二十有五，知德明卒於是年。

泰和七年丁卯

十八歲歸忻州。

按見本集忻州天慶觀記。

泰和八年戊辰 是歲宋寧宗嘉定元年

十一月章宗崩，衛紹王卽位。

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

二十歲，從父格官隴城，以秋試留燕都，長女真生。

按見本集送秦中諸人引及示程孫詩。

大安二年庚午

父格卒官，扶護回忻州。

見本集南冠錄引及續夷堅志。

大安三年辛未

四月元太祖來征。

案本集蒙求序云，年二十餘，住太原學舍，與吳庭秀庭俊結夏課於由義西齋，此後二三年，當在太原。

崇慶元年壬申

至寧元年癸酉 宣宗貞祐元年

八月，胡沙虎弑衛紹王，九月宣宗卽位。

宣宗貞祐二年甲戌

二十五歲，三月，元兵陷忻州，屠城，先生兄好古遇害，先生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，四月元允和議，兵退。

五月，宣宗徙都汴京，先生南渡河，曾過濁鹿城。

按見本集石龜詩題及與聰上人書，過濁鹿城與趙尙賓談山陽故事詩，又按元史太祖本紀，八年癸酉，是秋，命皇子朮赤，察台，窩闊台，爲右軍，循太行而南，取保遂，安肅，安定，邢洺，磁相，衛輝，孟，掠澤，潞，遼，沁，平陽，太原，吉陽，拔汾，石嵐，忻代，武等州而還。先生於敏之，兄墓銘，記屠城爲三月，不誤，蓋元史所記，爲發兵之日，至次年三月，始破忻州也。

貞祐三年乙亥

五月，元兵破中都。

按中都卽燕京。

貞祐四年丙子

二十七歲，奉母張氏南渡河，寓唐福昌縣之三鄉鎮，十月元兵破潼關，避兵於女几山之三潭。

按見本集故物譜，甲戌，先生曾南渡河，至是年元兵再至，乃奉母南渡，蓋甲戌兵退之後，先生又曾還忻州也。

興定元年丁丑

閑居汜南，以詩文見趙秉文，撰錦機一卷。

見本集錦機引閑閑眞贊，楊刻作閑居河南，明宏治本作汜南。

興定三年己卯

三十歲，先生在登封，女阿秀生。

見本集孝女阿秀墓銘。按先生子女生年，惟子撫女眞珍可考。

興定五年辛巳

三十二歲，登進士第，座主爲趙秉文。

元光元年壬午

在孟津

見中州集辛愿傳。

元光二年癸未

夏過昆陽，又過鄆城，明年遂購昆陽田，卜築居之。十二月，宣宗崩，哀宗即位。

見本集雪後招鄰舍王贊子襄飲詩及葉縣中岳廟記、冀定府學教授常君嘉誌銘。

哀宗正大元年甲申

三十五歲，春在孟州，五月，應詞科，權國史院編修。

本集閑真贊云，諸公貢某詞科，趙楊雷薦引十七章，按趙楊雷，乃趙秉文，楊雲翼，雷淵也。吏部掾屬題名記、警巡院廨署記末尾均署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元某記，必應詞科後，

卽入史院。

正大二年乙酉 是歲宋理宗寶慶元年

夏，史院得告，還崧山省親，冬十月歸太原，作杜詩學。

見本集出京詩注、杜詩學引、木庵詩集序所云崧山，卽昆陽也。

正大三年丙戌

春在方城，四月，過汜南，未幾，除鎮平令。

見本集新樂府滿江紅、良佐鏡銘及墓銘。按本集武寧軍節度使使夾谷公碑銘云，正大三年，初置申州，南陽麻署上梁文云，改隸新州，宋史理宗本紀，淳祐五年，鈴轄王雲，襲鄧州鎮平縣，元史地理志，南陽府，金爲申州，有南陽鎮平二縣，是正大三年，初升南陽縣爲申州，卽立鎮平縣，金史地理志失載。

正大四年丁亥

轉內鄉令。

見墓銘及本集長慶泉新廟記。

正大五年戊子 是歲宋理宗紹定元年

在內鄉營長壽新居，十月落成。

見本集行齋賦序，按地名白鹿原長壽鄉。

正大六年己丑

四十歲子阿千生，作東坡詩雅，丁母張氏憂，卸內鄉任，居長壽新居，構新齋於菊水上，讀書其間。

見東坡詩雅引及墓銘。

正大七年庚寅

居喪，鄧州帥移刺粘合辟爲從事，不就。

按翁譜不載，施譜不言何人，凌譜誤以節度副使劉祖謙當之，集中屢稱鄧州帥，鄧州相公，自是移刺粘合。歸潛志稱雷希顏在其幕，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，其帥彭城，官已至樞密，故有相公之稱。若劉祖謙僅由右司都事，出爲副使，安得稱相公，且辟僚屬也。

正大八年辛卯

終喪，辟南陽令，配張氏歿，詔爲尙書都省掾。

見墓銘及本集孝女阿秀墓銘。又按本集宛丘歎，自注，辛卯七月，農司檄予按秦陽陂田，是七月尙在南陽任也，又有京居詩，辛卯八月六日作，是八月卽遷尙書都省掾矣。

天興元年壬辰

除左司都事，吏部主事。三月朔，女阿秀卒，是月，元兵攻汴京。四月，遣戶部楊居仁乞和，汴京解嚴。六月，

塞四門以便守禦，七月，飛虎軍殺北使唐慶和，議遂絕。十二月，袁宗出奔河北，元兵復圍汴，先生言於諸相，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，時相以爲然，未及行。

按墓銘於辟南陽令後，卽云詔爲尙書都省掾，居無何，除左司都事，再轉爲中順大夫，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，兼修起居注，上騎都尉，河南縣開國子，食邑五百戶，賜紫金魚袋，天興初，入翰林，知制誥，金亡不仕。入翰林知制誥，繫之於天興初，則其餘皆當在正大八年。而考金史哀宗本紀，先生由尙書都省掾，爲左右司員外郎，在天興二年，完顏奴申傳，於天興二年正月，尙稱左司都事，元好問，本集隨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，先生自述爲東曹掾吏部主事，在天興元年，金史本傳亦稱天興初擢尙書省掾，頃之除左司都事，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，金亡不仕，均不提及入翰林知制誥，墓銘所載，與金史詳略不同，而書年亦異，今以金史爲據，參以本集京居詩良佐碑，定詔爲尙書都省掾，在正大八年，除左司都事，在天興元年，轉左司員外郎，在天興二年。

天興二年癸巳

正月，袁宗奔歸德，元兵圍汴京甚急，先生白留守完顏奴申及副樞完顏習捏阿不，欲立荆王曹王監